

连阔如评书秘本

东汉演义

典藏本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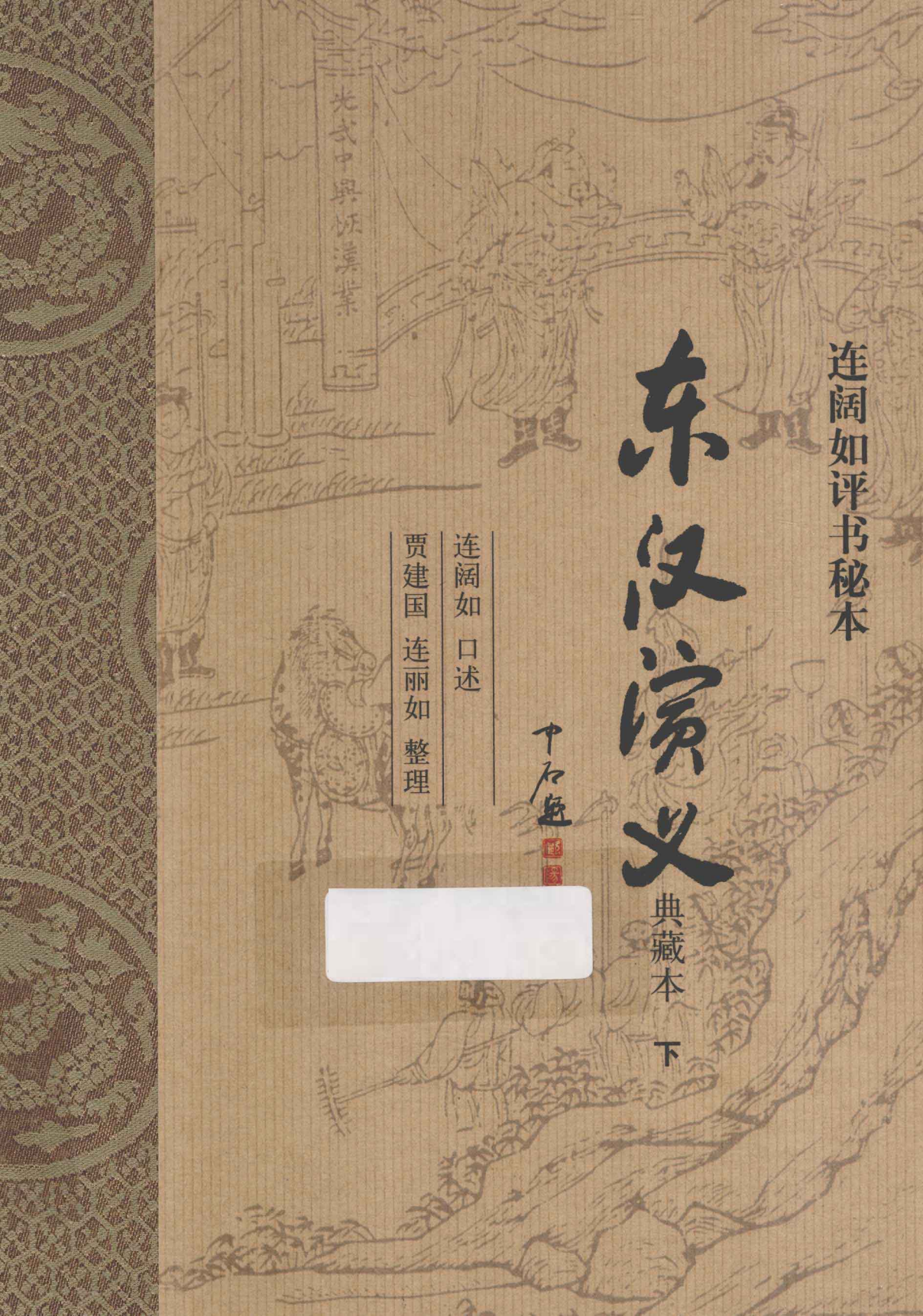
连阔如口述

贾建国 连丽如 整理

中石齋



光武中兴汉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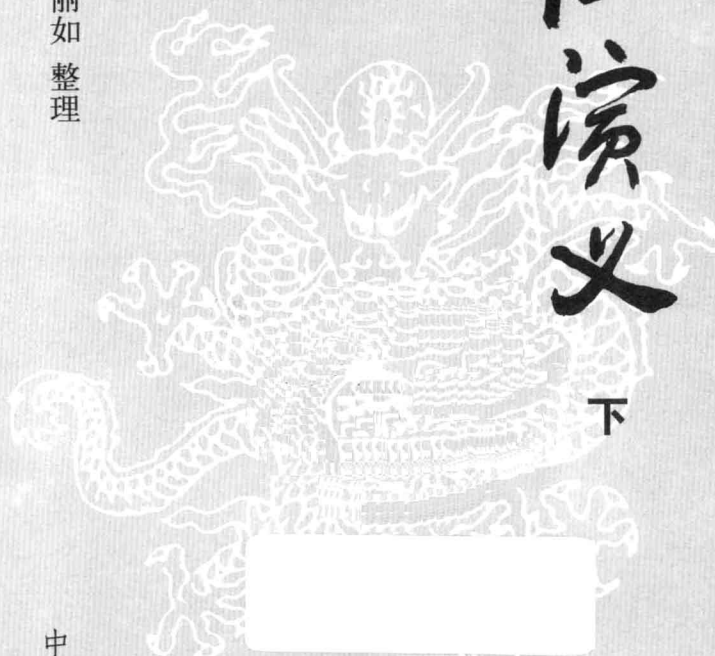


东汉演义

下

连阔如 口述
贾建国 连丽如 整理

中华书局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连阔如评书秘本 东汉演义:典藏本/连阔如口述;贾建国,连丽如整理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3.7
ISBN 978-7-101-09514-2

I. 连… II. ①连…②贾…③连… III. 北方评书-中国-现代 IV. I239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61762 号

书 名 连阔如评书秘本 东汉演义(典藏本)(全二册)
口 述 者 连阔如
整 理 者 贾建国 连丽如
责任编辑 梁彦 聂丽娟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 57¼ 插页 4 字数 780 千字
印 数 1-3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9514-2
定 价 128.00 元

第二十六回 铁杵天王平定三江

刘秀君臣到了府西，就望见盔甲层层，刀枪滚滚，旌旗招展，队伍丛杂，足有万数多人。当中有杆绿缎色的大纛旗，上书“三江副元帅”一行小字，当中间斗大的“康”字。旗下有一员大将，金甲绿袍，胯下马，掌中刀，压住了全军大队，队伍严整，军容雄壮。刘秀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说：“敌人兵将如此雄壮，我们难敌了。”姚期说：“怯敌者败，欺敌者胜。”他这一句话把大伙的胆子给壮起来了。姚期、马武在左，岑彭、杜茂在右，刘秀在当中，五个人冲着三江兵将大队，勒住了坐骑，往对面观看。那对面队内冲出一匹马，马上有一员大将，穿青挂皂，长得身高足够一丈，头大项短，腰圆背厚。头戴一顶乌金束发冠，双插雉鸡尾，身披一副乌金甲，内衬一件皂缎色的蟒征袍，胸前悬挂护心镜，背后五杆护背旗，三环套月搭钩，肋下佩带一口宝剑，三叠倒挂鱼尾，两扇皂缎色软战裙，红绸子中衣，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乌金镫内。胯下一匹青鬃马，马上鞍辔嚼环鲜明。手中擎着一条鎗铁皂缨枪，冲着这边大声喊叫道：“呔！对面的人是什么人？马前答话。”

姚期一催马，直奔过来，用枪一指，道：“你何人？”这人说：“我乃三江王的殿下，姓李名豹，人称小霸王。你叫何名？”姚期说：“我叫老霸王。”小霸王李豹大怒道：“你敢耍笑于俺，可知道我的枪法厉害！”姚期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妈没生你之时，被李福同将你娘抢了去，将我轰走了。你娘生下你来，你不知道，还管李福同叫父亲，你多傻呀！如今我来到三江要报夺妻之恨，你还敢跟我老霸王瞪眼，你真是糊涂！”李豹一听，气得他哇呀呀怪叫，暴躁如雷，抖得甲叶子直响，用枪向姚期便扎，姚期用枪招架还招。两个人枪来枪去，杀在了一处，马打盘旋，如同走马灯一般。杀了不到三个回合，姚期不成了，姚期要想将小霸王李豹带走，免得他奔

过去杀刘秀。姚期向他虚点一枪,拨马往西便走,直奔三江大队。三江兵将往前一拦,不叫他过去。姚期大喊一声:“三江兵将听真,我叫老霸王,你们若要知道我老霸王的厉害,急速闪开!如其不然,叫尔等知道知道!”说着,姚期催马拧枪,往三江大队里便闯,三江兵将拦挡不住。他杀过去,头亦不回就往西跑,李豹在后便追。他始终不知道姚期叫什么,便向姚期大声喊叫:“呔!老霸王慢走!”姚期觉着可笑,他噗哧一声乐了。他在前边跑,李豹在后边追,二人一前一后跑出了下江城,又往下跑。李豹因为姚期要他的便宜,恨不能追上他,用枪将他扎死,方解心头之恨。

姚期催马如飞往下逃走,李豹在后苦苦相追。跑出十数里路,姚期可就愣了,只见眼前山连山,山套山,接连不断,崇山峻岭,并无道路。他想着李豹的武艺比自己胜强百倍,要是让他追上,自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眼前的山上有股曲曲弯弯的小路,他便由山路而上。走上不高来,姚期可就着了急啦,那小山的下边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山洞,人跳不过去,马蹶不过去。他将坐骑勒住了。后边李豹来到,向他说道:“你身逢绝地,还走得得了吗?”姚期道:“你以为俺不认识道路,走在了这里哪?告诉你吧,我这里埋伏。你再不信,我叫你看看我师父教给我的能为,呼风唤雨,撒豆成兵,拘神遣将,你看着吧。”他说着话,大声喊叫:“天灵灵,地灵灵,半悬空中有神灵。我是忠臣有了难,老神仙、小神仙快快地显神灵!”姚期心宽,事事想得开,着急亦是死,不着急亦是死,他要乐亦是死。到了这个时候,他还要起哄瞎嚷,他是无心瞎胡闹:“老神仙、小神仙快快地显神灵!”忽听有人喊嚷:“吾神来也!”噌的一声,跳至姚期的马前,吓了姚期一跳,把李豹也吓坏了。

姚期抬头观看,眼前站定一人,身躯高大,犹如半截塔相似,较比巨无霸身量还高。脑袋足有笆斗大小,膀大三停,腰圆背厚。面如黑茄皮,黑中透亮,两道黑眉毛犹如板漆刷成,一双大眼铜铃相似,狮子鼻,高颧骨,大嘴岔,连鬓络腮的胡须扎里扎煞,根根钢针相似。头戴一顶六楞壮帽,上边勒着一根茨菰叶,上身穿着皂青缎色短箭袖小袄,青绒绳前后勒着十字袷,腰中系着一把掌宽丝鸾带,红绸子中衣,足下两只青缎靴子,好像靴

店门前的幌子一样。两只手足有簸箕大小，手中拿着一支鎏金杵，这家伙长大，分量沉重。

他在姚期眼前一站，姚期向他问道：“神仙，你是四大天王殿的哪位天王啊？是拿着长虫的那位呀，还是弹琵琶的那位呀？”这人说：“你为什么请我？”姚期用手一指小霸王李豹，道：“他是三江大帅李福同的儿子，他父亲为官不忠，受三江老王刘侠托孤之重，竟敢乘着老王晏驾之后，不保少主为王，独揽大权，霸住了三江事业。今天奸臣李福同要杀刘奈，我叫姚期，与我们汉太子殿下刘秀将李福同杀了。这小霸王李豹还要追杀于我。我是个忠臣，他是奸臣之子。神仙，你应当保护忠臣孝子，报应于他，要他的性命。”这人听姚期说罢，向李豹问道：“你可是奸臣李福同之子吗？”李豹说：“神仙，我是李福同之子，我爹爹不好与我无干，我不能管我爹爹，得顺着我爹爹的心意，我是孝子。你是神仙，千万要保护于我。”这人说：“他是忠臣，你是孝子，我给你们两个说合说合。我这大杵扔在了空中，落在地上，杵的尖儿冲着谁，我就将谁杵死。”说着话，他把大杵往空中一扔，哗唧唧，大杵落下来。姚期一看，吓得他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

这人哈腰将大杵拾起，冲着姚期说道：“该着你死了。”姚期说：“你不是神仙。”这人用大杵向姚期恶狠狠就杵。姚期一闭眼，认命等死。只听噗哧一声，并不疼痛。睁眼一看，那人用大杵把小霸王李豹杵死了。原来这人要杵李豹，他怕李豹防备，他冤李豹，说祭起大杵来，杵尖儿冲谁他杵谁，故意大杵的尖儿冲着姚期。他向姚期杵去，李豹一闭眼，他想着姚期是完了。不料这人用大杵将他杵死，连人带马杵得真惨，死于非命。姚期睁眼一看他把李豹杵死了，连道：“你是神仙，你是神仙！”

这人抬起腿来，用靴子底儿蹭那杵上的鲜血，他又看着姚期，道：“我不是神仙，我姓纪名敞字德芳，人称铁杵天王，我在平顶坡占山当大王。”姚期问道：“你来此做什么呢？”纪敞道：“我师父是南阳富春山青岫观的田备立，我师叔严子陵知道你们君臣由昆阳到三江来，怕有用我的地方，叫我来帮助你们。”姚期一听他把来历说明了，忙道：“你是我的师弟，我是你的师兄。你来了甚好，我们主公刘秀与岑彭、马武、杜茂都有大难，被

三江的兵将围困了,你跟着我快去救驾。”纪敞道:“是吧。”姚期说:“你认识刘秀、岑彭、马武、杜茂吗?”纪敞说:“我不认识。”姚期说:“这么办吧,你拿着大杵跟着我,我叫你杵你就杵,我不叫你杵你就别杵。”纪敞说:“你叫我杵我就杵你,你不叫我杵我就不杵你。”姚期说:“你净杵我呀?”纪敞说:“那么是杵谁呢?”姚期说:“我叫你杵三江的兵将。”纪敞说:“好吧。”姚期向他谦让道:“你骑着我这马吧。”纪敞说:“我不骑你的马。我身量高腿长,你的马矮,我骑着亦不成。我一岔腿,马就从我裆内跑出去了。你要让我骑牲口,你就给我找骆驼。”姚期说:“我没地方给你找骆驼,你还是步下走吧。”

于是姚期在前,纪敞在后,二人马上步下跑开了。纪敞腿长迈步大,姚期的马跑得很快,并没有将纪敞落下。两人跑出有一半儿的路,忽见对面有两员大将跑来,两匹马飞也相似,一前一后,这样子好像后边的追赶前边的。纪敞就问姚期:“怎样?”姚期把马勒住了,道:“你过去就杵。”纪敞这才手执大杵,迎头跑去。离前边跑的这匹马近了,用大杵往下就杵,喊嚷一声:“天王爷杵!”那马上之人横刀杆招架,仓啷一声,杵砸在了刀杆之上。杵的分量十分沉重,那使刀的膂力小,接不住。还算真有能为,他急忙将两只脚一甩蹬,人屁股顺着马屁股往下一溜,他想着摔一下子摔不死,要是犟劲儿,准得命丧杵下。当时姚期看出来这人是马武,吓得他赶紧就嚷:“别杵,那是马武!”纪敞赶紧把杵擎住了。那马武摔在地下,扑通一声,震得甲叶子哗唧唧直响,吓得他躺在地上,心里突突乱跳,心中暗道:这亦就是我马武,若换别人,准得命丧杵下。

阅者若问马武为何被人追赶至此?书中暗表,刘秀君臣在下江王府西边见姚期闯围走了,君臣们真猜疑不透他是怎么个心意。姚期走后,就见从三江队内又出来一员大将,跨马执刀,向刘秀君臣大声喊嚷道:“对面之人,为首者马前答话。”刘秀君臣见这员战将长得约有九尺之躯,青面皮,粗眉大眼,蒜头鼻子,大嘴岔,络腮胡须扎里扎煞。头戴一顶三叉青铜盔,十一曲簪缨高插,一对青铜抹额,迎门嵌一颗明珠,二龙斗宝,四指宽勒颌带密排金钉,包耳护项。身披青铜大叶甲,内衬一件绿缎子蟒征袍,

前悬护心宝镜，后有八杆绿缎色护背旗，上绣八个大字：“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”狮蛮带龙头凤尾搭钩，肋下佩带一口纯钢剑，三叠倒挂鱼尾，满是青铜搭钩。绿缎色软战裙，红绸子中衣，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青铜镫内。胯下一匹青鬃马，马上鞍辔嚼环鲜明。手中擎着一口青铜刀，人似欢龙，马赛活虎，耀武扬威，喝喊声音叫战。

马武一催坐骑，奔至马前，向他问道：“尔是何人？”这三江武将道：“我乃三江副元帅康虎康振山，你们是何人？”马武说：“你要问，告诉你吧，我姓马名武字子章，人称五瘟神，现在汉太子驾前称臣，官拜朱虚将军之职，邓招讨麾下调遣二路先锋官。”康虎听他说出姓名，不由大惊。那汉太子殿下刘秀兴兵白水村，与王莽的兵将打了二年多仗，在南胡棘颍昆五战之中屡次胜利，天下震动，是无人不知的。三江的人早就听说了那马武的威名，天下人也都知道，一个雷天下响。当年他在长安城大闹武科场，会英楼题过反诗，王莽曾命人在天下各郡各县、关津渡口画影图形，捉拿马武，谁都知道马武扶保了刘秀。今天马武向康虎说出真实姓名，康虎这才明白，刘秀君臣来了，可万亦没想到刘秀君臣来到三江搬兵求救。想刘秀是带着兵将来给刘奈复夺三江事业，不由得一惊。

马武和他没有多少话说，将大刀一举，劈面就是一刀，康虎用刀招架。马打盘旋，冲杀一处。两口刀上下翻飞，杀了七八个回合，不见输赢。马武和他动着手，不放心姚期，结拜兄弟的义气不能不管，向康虎虚砍一刀，拨马便走，康虎催马便追。马武没往东跑，催马往西便跑，撞入三江大队之内。三江兵将往上一围，把马武围在了当中。马武大怒，大声喊嚷：“三江兵将听真，我乃胡阳马武。尔等若知马武的厉害，闪开了！如其不然，叫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！”把马一冲，横冲直撞，犹如虎荡羊群，逢人便砍，遇人便杀，挨着便死，碰着便亡。大刀抡开了如同削瓜切菜一般，那人头顺着大刀往下乱滚，吓得三江兵将纷纷往后倒退，让出一股走路。

马武杀过来，寻找姚期离了下江而来。后边有人大声喊嚷：“马武慢走！”马武回头一看，追他的人是三江副元帅康虎，不愿理他，顺着大道而下。忽见对面杵天杵地跑来了一人，手持大杵，向他喊了一声：“天王爷

杵!”仓啷一声,杵在刀杆之上,马武接不住了,心里说:真快!两只脚一踹蹬,他从马上摔下来,摔得甲叶子直响。他听姚期喊嚷:“别杵!”他爬起来,没容他上马,那康虎也就到了。姚期又嚷:“师弟,快杵后边那个,没错了!”纪敞这才撒腿跑奔康虎。康虎用刀向纪敞便砍,纪敞用杵一磕,大刀撒了手,飞出多远,落于地上。纪敞一杵,杵在了他的身上,连人带马被他杵死。

马武此时已然上了坐骑,回头望见,愈想愈怕。他向姚期问道:“你为何叫大个子用杵杵我?”姚期说:“我没看清楚。”马武说:“没看清楚?要把我杵死呢?”姚期亦笑了。马武道:“那追你的小霸王李豹呢?”姚期说:“被他也杵死了。”马武问道:“这人是谁呀?”姚期说:“是我的朋友。告诉你马武,交个朋友一条道,结个冤家一堵墙。你不知道,我这里有朋友,要不然我亦不能这么横。你别以为我交你这个朋友,我就露了脸,你净说你在长安城大闹武科场,会英楼题过反诗,你这样的朋友是小三号的。”马武问道:“我是小三号的朋友,那头二号的朋友是谁呢?”姚期说:“这人就是二号的。”马武说:“他叫什么?”姚期说:“姓纪名敞字德芳,人称铁杵天王。我这个朋友再帮不了咱们,我还能再找那个头号的去呢。”马武说:“你姚期的话是听亦罢,不听亦罢。我要听你的话,我是个傻子;谁要信你的话,谁是个特号糊涂虫。”

两个人说话的工夫,纪敞就来到了他们的马前。姚期说:“马子章,你下马,我给你们哥儿俩指引指引。”马武就下了马。姚期给他二人指引了,彼此施礼。然后马武说:“咱们可别净在这里瞎聊,赶紧去救驾要紧,倘若主公有了舛错,那可就糟了。”说着话,他又上了马。三个人马上步下走开了,奔至下江城,只听城内炮鼓声音震动天地,人声呐喊。马武说:“快走,快走!”三个人到了下江城,那门军忽见他们三人来到,赶紧关门吧,被纪敞一杵将门打得往左右一分,两扇门一边挤坏了一个人。三人进了城,飞奔校军场。

原来三江副元帅康虎走后,三江兵将就知道他们是刘秀的大将了。兵将们往上一围,呐喊声音,刀枪棍棒齐下,把刘秀、岑彭、杜茂困在了当

中。刘秀居中，左有岑彭，右有杜茂，两个人不敢身离刘秀。岑彭大喊：“三江兵将听真，在下姓岑名彭字君然。尔等若知道我岑彭的厉害，急速闪开！”说着，他那大刀一抡，向三江兵将大杀大砍，刀到处人头乱滚，马到处敌兵乱退。杜茂把五股叉一抖，挨着他近的人用叉翅子乱扎，离着他远的用叉把儿就打，扎得敌人兵将无不害怕，打的敌人兵将头破血出。岑彭、杜茂如同生龙活虎一般，奋勇杀敌，保护刘秀。工夫大了，连刘秀亦受不了啦，只累得君臣三个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，周身是血，身染征衣，呼呼带喘，手迟眼慢。那马亦四蹄滴汗了。

眼看着君臣支持不住了，忽听有人大喝一声：“天王爷杵！”犹如半悬空中打个霹雳相似，从外边来了一个杵天杵地的黑大个儿，手持一字鎏金杵，向三江兵将就杵。一杵一个，杵上就死，撞上就筋断骨折。离着近的人见了大惊，乱窜乱跑。纪敞就用杵向三江兵将杵起来没结没完，噗哧，噗哧，杵得三江兵将胆裂魂飞，齐声喊嚷：“好厉害，天王杵呀！”跟着马武摆大刀亦杀起来，那姚期抖大枪亦杀过来。这两个人刀枪更是厉害，向三江兵将大扎大砍。刘秀、岑彭、杜茂虽然累乏了，见有人帮助，敌人兵将散开了，五零四落，眼看着能够有了活命，抖擞精神，又向敌人兵将追杀。此时杀得三江兵将横躺竖卧，东倒西歪，尸骨堆聚如山，血水成河。三江兵将真怕苦了铁杵天王纪敞天王杵，呼啦一声，败逃下来。姚期直嚷：“天王追着杵吧，天王追着杵吧！”纪敞真就听姚期的话，撒开了腿就跑。他腿长，迈的步大，三步就胜似别人十步，追上了三江兵将，就用杵噗哧噗哧一路大杵。刘秀、岑彭、杜茂勒住了坐骑，累得净剩歇着喘啦，眼看着纪敞把三江兵将追了个望影而逃。这君臣三个人很是感激纪敞，又不知他是何人，心中又挺纳闷儿。直等缓过了劲儿之后，才下了马。姚期、马武这才过来。

刘秀问他二人道：“那使杵的人为何前来帮助我们哪？”姚期说：“他叫纪敞，人称铁杵天王，他是我的师弟。我见咱们君臣人少势孤，难敌三江兵将，就去找他，叫他帮助我们君臣。他来了把敌人追跑了，他有救驾之功，请主公重加封赏。”纪敞回来了，姚期向他说道：“主公在此，你还不

过来施礼吗？”纪敞这才冲刘秀跪倒叩头，道：“俺纪敞给你叩头了。”刘秀说：“将军，你今天有救驾之功，孤家封你神力将军之职。”纪敞叩头谢恩，站起身形。

君臣们说话之际，有许多老人提着水壶，拿着竹篮，壶中是热茶，篮中是饭，还有拿着酒壶的，篮中有热菜的。见了刘秀君臣，老人将东西放下，一齐跪倒，口称：“三江老民前来拜见汉太子千岁。”刘秀君臣大悦。原来汉朝二百多年，还是按着古制，每月公荐老民三人，一掌管诉讼，一掌管耕种分粮，一掌管乡团守望相助。这老民称为乡老。每逢十里地的官道，设有一亭，有个亭长率着些个士兵，专司跑报送信，转递公文；用土垫道，用水泼洒，打扫官道。如若官员经过，他管送往迎来。这些个亭长亦归乡老节制。当初三江老王刘侠在日之时，对于人民很好，人民感德。到了如今花面阎王李福同将三江事业霸去，三江的人民不服，无不恨之入骨。见李福同对待刘奈百般凌辱，黎民百姓有知道的，都暗地里骂他，可见人民未能归附，仍然不忘朝廷。这时候刘秀君臣来至下江与李福同余党动了手，将李福同余党杀败了；又有刘奈的王官李禄出来买东西，他告诉百姓，李福同已被刘秀君臣杀死府内，不久三江事业就要归还刘奈了。他的这风儿吹出去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下江城内轰嚷动了。黎民百姓都以为刘秀君臣带着数万大军而来，可是万亦想不到，就来了他们君臣五个人哪。有下江各县乡老住在城中的，听说此事，便各带水壶、竹篮子给刘秀君臣送酒食茶水。

来到校军场，见到刘秀君臣，老民放下了东西，全都跪倒，口称：“三江老民拜见汉太子殿下。”刘秀奔过来，道：“孤家便是大汉太子刘秀，你们见孤家有何事呢？”老民慌忙回答：“千岁为国除奸，救我三江百姓，我们前来问安，敬献酒饭茶水，以表寸心。”刘秀说道：“你们将酒肉茶水放下，急速回家，各率本乡的壮年人上城瞭望，把守城门。如若三江兵至，我们君臣好出城杀敌，不久汉兵大军就到，汉兵到了亦就好了。”众老民真就把东西放下，遵命而去。刘秀君臣席地而坐，大吃大喝。他们吃喝足了，又有百姓来给送牲口吃的草料，五匹战马亦都喂饱啦。天光要黑了，便有城

中的百姓出来无数人，各持铁锹、木棍、门闩、扁担，帮助君臣。刘秀指挥百姓分往东西南北把守城门，上城瞭望，这些百姓分头去了。刘秀君臣在铺户中歇着，慢慢养神。这一夜安然无事。

阅者要问为什么这一夜无事？书中暗表，三江的残兵败将逃回了中江，见着了花面阎王李福同的胞弟李福至，将刘秀君臣来了，害死李福同，殿下李豹、副帅康虎阵亡的事儿，以及他们被杀兵败等回禀明白。李福至大惊，手足情长，伤心落泪，万分难过。他赶紧传令，命上江水军副都督曹德安、中江水军都督任鸣、下江水军都督石成玉率领水师战船出动，将三江各江口封锁，无论是谁，俱都不准过江。又命三江大元帅李树业调动大兵，候令去包围下江城，捉拿刘秀君臣。他又传令将中江的残兵败将与本部人马共凑两万，天明起兵，到下江城报仇。他忙了一夜，亦未安然。却说三江水军都督们得令，将水军调动出来，攻船、巡船、楼船、飞虎大战船全都开出了水师大营，将三江封锁了。一夜的光景，水军布置完毕。刘秀君臣成为笼中之鸟、网中之鱼，要想逃走，除非长羽翼插翅腾空，不然休想逃生了。

刘秀君臣六个人睡了一夜，将精神养足了。次日天明，刘秀命岑彭先往下江王府去看看刘奈如何。岑彭走了工夫不大，回来禀报，刘奈居家老幼平安无事，刘秀把心放下。君臣又将马匹饮喂足了，又都吃了点儿东西，只等三江的兵将来了，拼命一战。天到出太阳以后，就听见城外头咕咚咕咚炮声隆隆，咚咚咚战鼓齐鸣。刘秀君臣料着敌人兵将到了，五个人上了马，大个儿纪敞在步下，各持兵刃，出了下江城。往外一看，盔甲层层，遮天映日，刀枪剑戟如麻林麦穗，约有两万多兵打着三江的旗号，往下江城杀来。君臣们勒住了坐骑，只见对面一声炮响，两杆素缎色的门旗开处，两万人马二龙出水式冲出来，列成了一字队，兵丁们长枪短刀，整齐严密。当中间盔明甲亮，一干诸战将犹如众星捧月一般拥着一人，身披银甲，素战裙，压住了全军大队。正当中高挑一杆鹅黄闹龙纛旗，上绣三个大字是“上江王”。当中间主将就是奸臣花面阎王李福同的兄弟李福至。

李福至见对面刘秀君臣马上步下只有六个人，并无兵将，他命压阵官

替他压住了全军大队，自己手持三股银叉，拍马而出，大声喊嚷：“请汉太子马前答话。”刘秀亦催马过来，临近了观看李福至，长得中等人材，白脸膛，两道重重的眉毛，一双大三角眼睛，鼻直口方，半部墨髯胡须，约有五十岁的样子，银甲白袍，胯下银鬃马，金鞍玉辔，杏黄扯手，马挂威武铃，怒容满面。他向刘秀问道：“你就是刘秀吗？”刘秀说：“正是孤家。你是何人？报上名来。”李福至说：“孤家乃上江王李福至。”刘秀问道：“你请孤家有何话说？”李福至说：“你刘秀放着王莽不灭，大汉国仇不报，来到三江杀害我兄长，是何道理？”刘秀说：“李福至，你言之差矣。王莽乃弑君篡位之国贼，孤家当然得灭。可你们弟兄吃过大汉的俸禄，受过大汉的国恩，到了这时理应当扶保我皇兄刘奈出师讨贼才是道理，不应当夺去三江事业，凌辱我皇兄刘奈。如今李福同已然受诛，你若知时达务，率兵归降，立功赎罪，孤家就既往不咎；你若执迷不悟，为你兄复仇，身败名裂，悔之晚矣。”李福至微微一阵冷笑，道：“你们君臣已是笼中之鸟、网中之鱼，插翅难逃，死期将至，还敢说此朗言大话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一回头，大声喊嚷：“我兵我将，杀！”两万兵将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就把他君臣六个人围在了当中，刀枪齐下，棍棒乱举。

刘秀君臣到了这时早把性命抛到九霄云外，拼命杀敌，杀死一个就够本啦，杀死两个就赚一个。刘秀、姚期、马武、岑彭、杜茂在前，纪敞在后，就和敌人大杀大砍动了手啦。三江兵将呐喊声音，围着动手。纪敞这条大杵一举，噗哧噗哧，一杵一个，直杵不拐弯儿，杵得三江兵将无不恐惧，齐声喊叫：“好厉害呀！天王爷杵啊！”他没结没完地杵起来了。那刘秀君臣五个人，累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，热汗直流。怎奈三江兵将太多，杀之不尽，斩之不绝。工夫大了，那五匹马亦都往下流汗了。刘秀君臣眼看着要支持不住了，忽听西南上大炮直响，又来了一支人马。这支人马约有两万之众，是为前军，那后边尚有数万大军哪。挑着三江大帅的旗号，旗下李树业率领大军而至，大军却俱都反穿号坎。

阅者诸君若问他这支人马为何反穿号坎？这里边另有一段情由。书中暗表，三江大帅李树业是李福同的本族兄弟，他为人正直，素有忠义。

从前三江老王爷刘侠在日，李树业当的是副都督。老王爷晏驾之后，李福同霸去了三江事业，自立三江王。那李树业就很不愿意，要想为公忘私，杀了李福同，扶保殿下刘奈。只因李福同的党羽众多，三江文武尽是他的心腹，李树业不敢妄动，只能等机会。如今他得报刘秀君臣来到下江，又将李福同杀死，他远在上江，路远不知真相，他还以为刘奈暗中把刘秀约来的。他想刘秀至少亦得带着四五万人，这可是他弃暗投明、反正杀贼的时机。又见了李福至之令，叫他调动人马往下江城去杀刘秀，李树业在夜内就将本部的一干诸战将召集面前，说以大义，劝他们跟着他归顺刘秀，反正归汉。如若不然，刘秀得了手，深咎以往，全有甘心从逆之罪。一干诸战将颇为所动，齐声愿遵帅令。李树业便命他们晓谕士卒儿郎。诸将去向兵丁们说，那就好办多了。常言道：兵听将令。谁能不遵？李树业想着一时之间更换旗号、服色不易，命他所有的兵丁全都反穿着号坎，如若遇见正穿号坎的便杀。

天明以后，诸事齐备。李树业率领两万大兵为前军，其余兵将俱为后军，所有的武将尽撤盔缨为记。李树业率领两万人马就往下江而来，想着是帮助刘秀君臣扫灭李福同的余党，整顿三江。及至大兵来到下江，见李福至兵围刘秀君臣。他向部下兵将说：“有机会了，我们乘此时大杀李福至兵将，立功赎罪吧。”两万兵将遵李树业之命，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呼啦一声，由外一围，就把李福至这支人马围上。李福至这支人马并未留神，李树业带兵来至，他们以为还是自家人马，何必留心？哪想李树业这支兵将向他们大刀阔斧，大杀大砍。李福至这支人马可就乱了，纷纷乱嚷：“咱们是自家的人，为何杀自己的人哪？”李树业的兵将不言不语，只是向他们大砍一气。

刘秀君臣见三江兵将自乱，当时莫名其妙，乘势杀出重围，退得远远的，勒马停蹄，观看他们是怎么回事。只见李福至的兵将不战而走，往江岸逃去，李树业命这些兵将追杀下去，他与他儿子李之生带着五百亲兵够奔刘秀君臣而来。临近了，李树业问道：“汉太子殿下何在？”刘秀君臣观看李树业，长得八尺身躯，虎背熊腰，面如紫玉，两道苍眉，一双虎目，鼻直

口阔，一部银髯洒满前胸，根根滋润已极。头戴一顶三岔紫金帅字盔，三岔头一棚伞，朱缨飘洒，一对紫金抹额，迎门上嵌一颗明珠，二龙斗宝。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，四指宽勒搂颌带密排金钉，双掐搂颌骨。身披紫金大叶甲，九吞八岔，挂甲钩环暗分出水八怪，勒甲丝绦九股攢成，巧系蝴蝶扣儿。内衬一件大红袍，胸前悬挂护心宝镜，光华闪闪，亮如秋水。背后葫芦金顶，八杆护背旗，绿缎色旗面，大红绸子飘带，相衬紫金铃，旗上绣着八个大字“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。外罩一件绿缎色裹肩玄蟒，腰横玉带。身旁佩带一口双锋利刃，绿鲨鱼皮鞘，紫金什件，紫金吞口，红绒绳的灯笼穗儿。三叠倒挂鱼尾，龙鳞片片，满是紫金搭钩。天蓝色的软战裙，翻卷荷叶边，当中攢金钉，朵朵荷花现。大红绸子中衣，虎头战靴牢踏一对紫金镫内。坐下一匹枣骝马，腰肥肉润，马上鞍鞅嚼环鲜明，马鞍鞅得胜钩上挂着一口钩镂古月象鼻大刀。别看他年过花甲，精神百倍，仪表非俗。

刘秀催马应声道：“孤家便是汉太子刘秀刘文叔。”李树业见刘秀说话嗓音洪亮，面貌出众，有龙凤之姿，是个皇帝的相貌。又见姚马岑杜四位先锋，个个威威武武。开国之君，开国之臣，却是不俗啊！那杵天杵地的大个儿铁杵一擎，真像个天王似的。李树业看着他君臣，暗暗夸奖。匆匆离鞍下马，双手一撩鱼尾，屈膝跪倒，向刘秀说道：“罪臣李树业反正归降来迟，在千岁马前领罪。”刘秀这个人确是个创业的帝王，他立刻甩镫离鞍下马，用手往起相搀，说道：“若能反正拨乱，深明大义，孤家既往不咎，赦免无罪。”李树业先叩头谢恩，然后站将起来。此时四先锋亦都挂军刃下了马啦，李树业又与四先锋彼此还礼施礼。

李树业又向刘秀禀明了：“臣当初受过三江老王刘侠的大恩，花面阎王李福同乘老王驾崩之时，夺去了三江事业。自己虽然不愿意，可孤掌难鸣，单丝不成线，孤树不成林，只好明着敷衍奸臣，暗中待机讨贼。如今千岁来至，臣才向部下将士儿郎说以大义，叫他们反正拨乱。幸而仗着千岁威名所及，兵将们皆弃暗投明。臣率领部众赶来杀贼，如今贼兵已退，得见千岁之面，请千岁指示方略。”刘秀说：“老卿家有此忠心，三江老王我

那王叔在九泉之下知道了亦甘心瞑目了。你先将贼党肃清，招降兵将。诸事有了头绪，你再来见孤请示办法。”李树业说：“遵千岁之旨。”刘秀用手指他儿子李之生，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李树业这才命他儿子过去给刘秀君臣施礼。刘秀向李树业说：“你把他与数百兵丁留下，暂住城中保护我王兄刘奈，你去办理大事。”李树业嘱咐他儿子好生防守，保护城中君民安然，李之生诺诺应声。李树业拜别了刘秀君臣，上马而去。

刘秀这才与李之生兵将进城。到了城中，李之生就指挥兵士分往东西南北四门把守城门，又派了百数多名兵丁上城瞭望，又派兵梭巡街市。他指挥兵丁布置防务，刘秀君臣回归下江王府。将到下江王府，就见府门外排列二百虎贲军，各个头戴虎皮箍脑帽，勒着虎皮战裙，军装整齐，各持长矛枪。当中还有十二个人，长得身体胖大，头戴六瓣壮帽，勒着青铜抹额，顶门上各有一朵红绒，穿着长袖袍，外罩跨马服，肋下佩刀，青缎靴子。这些人簇拥着刘奈。此时刘奈这个样子叫人可笑，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，身穿紫缎色蟒袍，锦簇簇，花绒绕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下串海水江涯，足下蓝底抹绿靴。由头至脚都是新的衣服，可惜他连脸都没有顾得洗，一脸的淤泥，使人见了欲笑不得的样子，实是难看。刘秀君臣看着很纳闷儿，不知道刘奈君臣为何如此，当时又不好问哪。

刘秀君臣下马之际，刘奈欲跪倒给刘秀君臣施礼，刘秀赶紧把他拦住。姚期忽见那王官李禄在刘奈背后站着，亦换了一身很新的衣服。他把李禄叫到面前，问道：“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？”李禄指手画脚，好似疯癫一样，说：“这些个兵当初都是我们王爷的亲兵，每月应挣的银饷，一天都没差过，他们看着我们王爷把三江事业弄没了，全都不干了。事败奴欺主，官满如花谢。这些个王官当初都是我的伙计，他们亦都是势利小人，看我们王爷无权无势，各自散去。如今他们耳朵真长，亦不是谁给他们送的信儿，听说我们王爷的事业要夺回来，全都来了，向我们哀求，对他们既往不咎，他们全都愿意还伺候王爷。军装器皿全是自备，不要什么，全都白白地尽义务。依着我，不要他们这些东西。我们王爷心软，见他们央求得很可怜，就把他们都留下了。”他还要往下再说，刘秀、刘奈把他二人拦

住,不叫他二人再说。

刘秀很为着怒,申斥姚期,叫他待人宜宽,说:“这些王官兵将又来伺候我王兄,总算是未忘旧,就叫他们好生当差,按着月还给他们饷银。”这些王官、虎贲军闻着风儿回到府中当差,是闻着刘秀的威名可怕,怕刘秀对他们深究,才来央求刘奈。如今刘秀回来,他们心里都害着怕哪,听刘秀这样说法,一齐跪倒磕头,齐声说道:“多谢千岁大恩。”姚期向马武说道:“咱们王爷倒会买好儿。”马武直瞪他,他装着没看见。

刘秀命王官、虎贲军站将起来,与刘奈走进王府,姚期、马武、岑彭、杜茂与李禄、纪敞在后相随。一进府门,有青衣大帽、家人打扮的二十多人在门内分列两行,垂手侍立。姚期指着这二十多人向李禄问道:“这些人是谁?”李禄说:“他们原都是这府中的仆人,我们王爷卖东西的时候,都经他们手给卖的,全都赚足了,个个都发了财啦。如今他们听说我们王爷又要抖起来了,他们把王爷的冠袍带履和我穿的这身衣服全都送回来,告诉这两套衣服孝敬我们君臣了。”姚期说:“这些人倒是奴才性,跟起跟落,是当仆人的方法。”他们往里走着,就有些人在各房安装门窗等项。姚期问道: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李禄说:“这些人当初都是买便宜东西的,这么好的门窗,他们当柴禾买的,多么便宜呀。如今听说我们王爷的势力有啦,全都害了怕,又把门窗由他们房上拆下来,白白地给送回来了。”

刘秀、刘奈弟兄二人来到了银安殿,殿上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,龙书案和椅子也有了,弟兄客气相让,然后落座,姚期、马武、岑彭、杜茂、纪敞在刘秀背后侍立。君臣谈话之际,忽见王官李禄上殿,向刘秀说道:“千岁,我们夫人前来拜见。”刘秀向刘奈说道:“王兄,请王嫂回避吧,勿用见了。”说话间,婆妇、丫环已然跟着夫人来到。这位夫人前天还跟要饭的乞丐一样哪,今天有人将所有夫人穿的衣服全都送了回来。这位王妃娘家姓曹,乃江南昆山的人氏,为人贤淑,与刘奈夫妻的感情很好。那二位殿下刘植、刘隆是她所生,人长得很好,这些年运气不好,衣食两难,忧愁坏了。刘秀君臣一进这王府,刘植、刘隆赶紧禀报母亲。曹王妃此时对于刘